

集舞門雲
流浪者計畫

我要到遠方去 雙手插入漏底的口袋
外衣也磨損襤褸了 我踽踽青空下
繆思，我效忠您

韓波《我的流浪》



九位獲選者前往亞洲九國。
這次他們的足跡踏上敘利亞大馬士革、爬上喜馬拉雅山麓，
更以十個月的中南半島之旅，打破流浪時間最長紀錄。
以下是他們的旅行故事

目錄

第五屆「流浪者計畫」獲獎助者旅行採訪實錄

瞿筱葳〈尋找舌尖上的家族記憶〉.....	2
楊運生〈流浪，是為了不再流浪〉.....	4
林乙華〈向喜馬拉雅學謙卑-林乙華的無痕山林之旅〉.....	6
施冬麟〈尋找生命出口的旅程〉.....	8
陳逸華〈書香為伴的大陸之旅〉.....	10
陳乃綺〈十個月流浪之路 學會活在當下〉.....	12
崔愷欣〈從貢寮到祝島 崔愷欣社會運動的路上不孤單〉.....	14
蔡詠晴〈蔡詠晴的「回家」之路 與藏人同悲同喜〉.....	16
鹿 茸〈循著詩的地圖流浪〉.....	18
二〇〇九「流浪者計畫」捐款名單.....	20

尋找舌尖上的家族記憶 瞿筱葳家菜尋味之旅

文／陳珮真

「最近要跟朋友弄一個 party，待會去南門市場買菜。」晴朗午後時分，自稱宅女的筱葳現身，圓潤的臉頰帶著些微慵懶，完全不是想像中典型的犀利紀錄片編導、製作人。

「我要準備一道菜，醃篤鮮。」一講到做菜，筱葳眼睛發亮，犯癡了，精神全來了。

原來友人研發新菜，招大夥試味道。這場年輕人的派對，不拿速食餐打發大家的胃，而是以歐式菜混搭上海老菜，最後以醃篤鮮收尾。

「你知道什麼是『醃篤鮮』嗎？」筱葳帶著一絲神秘與俏皮娓娓道來。「醃篤鮮」也有人稱作「醃度鮮」，簡單講就是：「醃『燉』鮮」，將飽含時間淬練的醃肉火腿，跟新鮮的豆腐結、五花肉、冬筍一起丟進深鍋，徹底燉它一輪，當醃肉燉到碎了，爛了，不見了，美味精華整個化進和白色湯汁和新鲜食材，這道湯就完成了。



上海名菜「醃篤鮮」

「作法和材料都很簡單，就是需要一整天去熬。」美味關係，總是需要時間來調製，湯如此，人大概也是。

大時代縫隙中的小歷史

政大英語系畢業的筱葳，有著新人類的活潑和率性自在。大學畢業後，曾在《明日報》短暫擔任記者，也做過環保聯盟執秘、書籍翻譯等工作。沒有走上學者父親瞿海源期望的學術之路，一心堅持著從小喜愛的視覺和文化研究，選擇遠赴英倫求學。她用拇指和食指比了一個小彎度，「我爸覺得文化研究跟社會學就只差了這麼一點點，小小彎一下就一樣了…但還是不同喔。」就這樣，堅持沒轉那個小彎，筱葳進入倫敦大學 Queen Mary College 修習知識文化史。返國後，陰錯陽差跟友人投入 Discovery 的《台灣人物誌》系列紀錄片製作。「西方人做紀錄片，很重視故事情節銜接，會一再溝通確認，那時候什麼都學，有一陣子每天都要睡辦公室，很苦啊…」經此實務鍛練後，筱葳練就一身武藝，從紀錄片的構思、企畫、投案，到編劇、導演、製作等環節，幕前幕後都能隨時上手。

從小因父母赴美求學，筱葳由祖母徐留雲一手拉拔長大，遇到挫折時，奶奶常用可口的菜餚為筱葳打氣，兩人也常一起做菜。對於這位老奶奶，筱葳沒有隔代教養的鴻溝，只有滿滿的孺慕之情。



瞿筱葳奶奶當年逃難的路線

在筱葳眼中，奶奶是見過大場面，思想開放的長輩，為人大器，很會做菜。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時，奶奶不過是個二十一歲的姑娘，在上海跟夫婿訂了親後，夫婿就跟著軍隊遷徙，從上海、南京翻山越嶺，走陸路西撤到重慶。「奶奶為了跟爺爺團聚，沿著當年大多數人逃難的海路路線，隻身從上海南下，繞道境外的香港，河內，再搭滇越鐵路輾轉進入昆明，一路追到重慶尋夫。」一如張愛玲筆下的傳奇，在遍地烽火的大歷史下，弱小但堅強的女子，在亂世中執著掙取小小的現世安穩。

奶奶過世後，筱葳幫奶奶做了一支紀念短片，完成後才發現，老人家當年走的路線並不是想當然的逆時鐘，而是順時鐘。這項謬誤讓跟奶奶很親的筱葳相當懊惱，驚覺自己「對老人家的過去一點也不了解」，這也刺激筱葳再次深入奶奶的青春歲月，這次不再遙想，不再紙上談兵，要用雙腳實地走一遍，或許這樣才能真正感受到少女奶奶當年心頭和舌尖上的滋味。

故鄉即異鄉，異鄉即故鄉

「突然發現自己似乎需要出走，去走一趟奶奶逃難走過的路。依循著一個腳步，去看歷史，去看自身…」
二〇〇九年，筱葳的尋味之旅，也從越南出發了…從軟爛甜膩的江南口味，飛到河內的河粉米線，再踏進貴州豪邁的苗寨世界，也品嚐了四川的天府辣味…只是，想像中可能會納入奶奶廚藝的百家滋味，並沒有在舌頭上出現。即使來到父親的出生地宜賓，也還是異鄉，「在大歷史沖刷之下的中國，到處忙著建設，看不到什麼個人的痕跡。」

走完大半趟，最懷念的家族風味，仍然是根源奶奶家鄉的江浙口味，醃篤鮮、薺菜寧波年糕、爛糊肉絲、自製蛋餃大白菜、韭黃春捲、糯米糖藕、嗆蟹、菜飯、蓮子、白果…一道道滿載祖母回憶的家菜，除了可以吃進肚子，深祭五臟六腑，更滲進魂魄，以獨特的滋味，傳遞著家族記憶，緊緊繫絆著祖孫情。

原來「家鄉味」的源頭，就是生長環境的在地食材，即使漂泊離鄉，心頭和舌尖上的記憶不會輕易散去。

筱葳的尋味之旅，帶她走進家族記憶中的故鄉，也走進個人內心的幽微異鄉。

當筱葳見到奶奶的親妹妹時，眼淚不禁滴答落下，蘇州姨婆跟奶奶實在太像了。「我在時空中緊捏著一條虛擬的線，飄忽地前進。在大歷史、小歷史，祖輩與自身挪移的版塊之間，我變成幽魂跳來跳去。沒人真正知道我在哪個地點，哪個記憶時空。」雖然奶奶故去，奶奶的手藝，奶奶的傳奇仍活在筱葳的舌尖和心中，就像那鍋醃篤鮮。



離別時，姨婆在窗邊揮了好久的手道別

期待另一則小歷史

回到台北後，筱葳從事製作影片、寫作、趴趴走之餘，依然經常犯「做菜癮」，也常向擅長廚藝的其他家族成員請益，未來希望能做一本食譜書，將記憶中「奶奶的味道」永遠留存下來。此外，在家族的閒談中，筱葳發現外祖父家族，曾經歷台灣第一個農民運動——二林事件，這令從事紀錄片的她再度眼睛一亮，想要深入探尋一番。想必那又是另一個故鄉／異鄉，另一道家鄉味，另一串彌足珍貴的家族記憶，另一則虛幻大歷史下的小歷史了。

瞿筱葳部落格：<http://ipaway.org/>

楊運生：流浪，是為了不再流浪

文／李玉玲

流浪，是為了自我追尋；流浪，是為了自我實踐。楊運生的流浪之路，卻不是自由自在的浪遊，而是踏著眾多「流浪者」的足跡，體驗在都市叢林的殘酷生存之道。

2009年春天，當H1N1新流感病毒悄悄在世界各國蔓延，從事遊民服務長達十年的楊運生，辭去社工員的工作，背起行囊展開為期二個月的「大阪東京流浪記」。

楊運生流浪，是為了讓「流浪者」不再流浪。他在提給雲門「流浪者計畫」寫著：「這次旅行除了讓自己好好流浪一番，也要好好跟著流浪者（遊民）的腳步，在異鄉都市水泥叢林中體驗他們的生存之道，找出自助人助的生存之道。」



楊運生

十年台北市遊民服務工作，楊運生開始省思：自己始終被定位在服務遊民、幫助遊民的角色，但這樣的身分是否真正了解遊民的需求？曾經幾次短期到美日考察遊民社福措施的楊運生，決定給自己更長的時間去日本流浪，找尋答案。

世新大學（三專制）編採科的學歷背景，楊運生原應是拿著筆為社會發聲的「無冕王」，因緣際會到佛教靜思文化志業中心擔任攝影記者，隨著慈濟功德會師兄姐到各地記錄賑災扶貧，看到慈濟人無私奉獻的精神，也觸發楊運生想以「直接服務」為職志的想法。

1997年，楊運生曾短期到柬埔寨做志工，是他從事「直接服務」的第一次經驗。返台後，楊運生意識到自己未來如要從事社會服務，專業背景將是一大阻礙，決定報考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學分班，又因緣際會和當時的台北市社會局長陳菊同班，陳菊和他聊到遊民服務想法，楊運生的人生就此轉了彎，和在街頭居無定所的遊民有了緊密的相連。

從記者轉向與遊民緊密相連的社工員

從記者變成社會局遊民社工員，楊運生改變過去接到通報才處理的作法，主動到遊民聚集的地方「搏感情」，三不五時到萬華龍山寺、創世基金會萬華平安站「哈拉」，提供就業、醫療照顧等申請服務，時間久了，遊民們口耳相傳：「有問題，找楊ㄟ。」台語不輪轉的他還鬧了笑話，問遊民「住兜位（台語）？」遊民回：「下港（台語）。」楊運生一臉狐疑：「『下港』是那一縣？」

楊運生剛從事遊民服務時，對於以街頭為家的浪遊者也有不好的印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換掉身上所有衣服；如今，楊運生看到的不再是遊民身上的髒，而是背後不為人知不得不流浪的辛酸。

一位七十多歲老先生，每天西裝筆挺到街友服務站領便當，楊運生幾次接觸才打開老先生心防，原來，老先生不顧家人反對，帶著所有積蓄到大陸開創事業第二春，沒想到幾千萬元全賠光，沒臉見家人，只能流浪街頭。在楊運生協助下，老先生放下身段去當警衛，開創了人生第二春。

還有人台灣、大陸都有房子，因為擔心資源回收的東西被偷走，跑到橋下生活，晚上就睡在停車帳篷裡；更有一家四口舉家流浪、一位在台流浪的沙烏地阿拉伯僑民，以及每天喊著「天上聖母聽令」的精神障礙女子....，楊運生從事社工服務，每天都得面對不同個案，他的手上就留下被精神障礙遊民割傷，縫了十多針的痕跡。

楊運生常想：遊民服務除了消極的救助外，是否還有更積極的作法，他曾仿效日本為遊民出版的刊物「路情」，創立了「台北平安報」，也曾讓遊民組成「遊民布偶劇團」。

楊運生藉由多次到美日考察機會，將國外先進的遊民服務經驗帶回台灣實驗，但因考察行程過於匆促，總有走馬看花，不夠深入的遺憾，這次受到雲門「流浪者計畫」資助，楊運生終於可以循著「野宿者」（日本對遊民稱呼）足跡流浪到了日本。

日本遊民服務結合社區與商業模式

櫻花盛開的春暖時節，楊運生從日本關西一路流浪到了關東，車站裡、公園的櫻花樹下、橋梁下涵洞，到處是遊民用紙板、藍色帆布搭建的帳篷，雖然沒有冷暖氣，不一定能遮風，但開個小窗、立個柵欄，在門口擺上一盆簡簡單單的花飾，遊民想要一個溫暖的「家」，心情是一樣的。還有野宿者收容「野宿貓」，在「家」門前貼出認養貓的照片及告示，愛心不落人後。

日本遊民用心經營的「家」各具匠心，讓楊運生看了相當感動，但他也明白：這樣的「風景」在台灣不易得見，因為，台灣對於遊民還是較為排斥，而日本的遊民社會福利措施，不但嘗試從商業模式切入，還與社區結合，希望讓已經邊緣化的遊民再度進入社會。



由遊民擔任報販的 The Big Issue

1991年，英國 The Body Shop 創辦人等人參與創立的「The Big Issue」，就是以商業手法解決社會問題。遊民每販售一份雜誌，就有部分收入歸遊民所有。目前，全球已有三十七國陸續出刊，日文版「The Big Issue」也已發行，遊民每賣出一本日幣 300 元的雜誌，就有 160 元日幣收入，但要成為報販前，除了職前訓練、教戰手冊、佩帶識別證，還不能打擾路人，運作的規範比楊運生幾年前在舊金山觀摩的「Street Sheet」還嚴謹。

他觀察一位遊民認真站在路邊賣雜誌，雖然一天下來只賣了兩本，並沒有挫折他的決心，第二天又出現在街頭，但不是再去流浪，而是當個認真的報販。

日本將遊民服務與社區結合的作法，則是楊運生此行觀摩重點，他走訪大阪遊民聚集的釜崎。社福機構將遊民服務導入社區，希望遊民能慢慢回到社會的正軌，一間由女詩人經營的小吃店 COCOROOM，是專為遊民與外界設立的交流站，遊民可以在小吃店安心的休息，不必擔心旁人的側目；還有由遊民等弱勢族群組成的紙芝居劇場，已經由日本演到了海外。

遊民「同學會」暖暖人情味

日本遊民還有「同學會」可以參加，遊民服務機構為已經受到安置照護、脫離遊民生活的老朋友安排聚會，即使需要自費，有人戴著氧氣瓶也要趕來參加。活動結束，再回到以前寄居的遊民收容所走走，楊運生看到的是，日本遊民服務的人情味，遊民，不是無家可歸孤獨的流浪人。

看著日本遊民社福措施，楊運生希望：有一天台北也能出現一個遊民可以安心的 COCOROOM。楊運生說，遊民雖然居無定所，卻少有人自殺，生命的韌性相當堅強，「他們需要的不是悲情的對待，而是善意扶持的手。」

看過太多街頭白髮流浪的身影，楊運生語重心長說，年輕時去流浪，是為了拓展視野；年紀大了，流浪卻是種風險。「我的流浪，就是為了讓遊民不再流浪。」楊運生為這次的日本流浪記，許下了「不再流浪」的心願。

楊運生部落格：<http://blog.xuite.net/gugulasam>

向喜馬拉雅學謙卑 林乙華的無痕山林之旅

文／陳珮真

初次見到林乙華，她剛從喜馬拉雅回來，淡蜂蜜色的臉龐微微笑著，沒撲粉，沒有久待室內的蒼白，舒服的色澤讓人想起《小王子》，狐狸對小王子說：「當風吹過金黃色的麥田，我就會想起你」。

登山是乙華的最愛。三十多歲的她，已有近二十年的登山經驗，從新疆、尼泊爾到阿拉斯加、安地斯山，都有她的足跡。她曾於 2001 年和山友結伴，周遊南美四十多天，成為台灣首度登上南美最高峰阿空加瓜峰的女性，攀頂經過及行旅趣聞結集出版為《南美攀登記》一書。對她歷年來的眾多「戰績」，乙華總是輕輕帶過，笑著說：「我只是個老山友」。

訪問時，乙華的話不多，總是靦腆笑著，長年登山鍛鍊出的身軀沒有多餘體脂肪，但絕不瘦弱。



林乙華挑戰喜馬拉雅山麓

自然而然，走向大自然

談到跟山的緣分，乙華說：「爸爸喜歡爬山，從小常帶著一家人到處爬，自然而然，我就喜歡往山上走。」大學讀銘傳學美術設計，不忘加入登山社，「我很幸運遇到吳錦雄老師，他帶我們認識山，也把正確的登山觀念教給我們。」1995 年，乙華開始挑戰海外登山，用 25 天的時間登上新疆高達五千公尺的天山博格達峰。此後，乙華每年都會設法挑戰一項海外登山遠征。「若不登山，這些旅費也許已經可以在淡水河邊買間小套房…而我們卻連一瓶香水、一條口紅都沒買，整日跑步、攀岩、登山。活生生就像摩登原始人。」

畢業後，「太愛山」的乙華開始反覆過著「工作→存錢→出國→再找工作」的生活，最後索性辭掉網頁編輯工作，成為專職嚮導，並於 2004 年和幾位同好創立了「基地營自然探索工作室」。登山帶隊之餘，通過國際野外急救、繩索技術與攀岩教練認證的乙華，經常支援中研院的野外調查，除了長期身為道禾實驗中小學的高山教練，她也擔任消防局、測量局、醫護單位的山野技術和搜救教練，持續在《經典》雜誌發表專題報導，登山生涯過得忙碌充實。

對乙華來說，登山並不只是觀光休閒，而有著更深刻的內涵。「登山時，你得自己搭帳篷、扛食物，吃不好、穿不暖，有時十幾天不能洗澡，甚至有時還得冒著生命危險…」這可不是那個都市人偶然想起，可以在果汁、保養品或週休二日遊裡隨手消費的「大自然」。那為什麼還要去登山呢？「因為登山就是這麼奇特，它讓每一個付出代價的人無法獲得生存條件的滿足，卻得到面對生命的勇氣。至少證明了人並不完全被自己創造的物質文明所控制…」

對於山峰奇景，乙華不曾多加著墨，然而相機紀錄下來一張張明亮、乾淨的山景，有著話語之外的迫力，和唯有身歷其境才能體會的密碼。就像海明威那隻吉力馬札羅山上的花豹，儘管「沒人知道牠在尋找什麼」，還是往荒山峻嶺走去。

乙華不會告訴你山上有什麼「奇景」，也不會帶你去「征服」它，她寧願堅定而忠實地帶你上山走一趟。也因此，乙華將「登山教育」當成終身志業，為了成為一個專業嚮導，她努力鍛鍊自己，除了熟習攀岩、溯溪、急救、野外求生等各種登山技能，實際攀登各種地勢山形外，在「登山教育」這方面，她更重視帶領山友「融入大自然，重新體認人與自然的種種關係」。乙華相信，經過大自然的考驗，「捨去現代物質的便利，過著不製造垃圾的生活」，可以為旅者帶來果決、沉穩和勇氣。

我的喜馬拉雅，一切從戒衛生紙開始

乙華 2010 年的流浪者旅程，志不在攀登另一座高峰，而是參加美國國家戶外領導學苑 NOLS (National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 主辦的專業登山教育訓練。NOLS 創立於六〇年代中期，是全美最具規模、最專業的戶外教育學校，這項位於喜馬拉雅登山課程，是在印度 Uttarakhand 邦的喜馬拉雅山 Kumaon 區進行，路線經過聚落、牧場、原始森林、冰河、高山與峽谷等不同環境，全程徒步兩百公里，抵達五千五百公尺以上的高海拔地區，活動長達三十五天。



NOLS 登山隊員

乙華因有多年攀登經驗，對高海拔環境並不陌生，此行她的焦點放在「觀摩學習如何帶領新手，教導沒有經驗的人登山」。此行共計十八人，包含四名指導員，分別來自印度、美加、肯亞和台灣各地，文化背景和登山資歷都相當懸殊，面對嚴峻的登山考驗，人際關係格外緊張，隨時都會面對各種衝突和問題，乙華認為這正是鍛鍊 EQ 的最佳時機，「山野教育拓展了教育的廣度，同時也恢復人原始的敏銳與可塑性。」



分配公糧

NOLS 這次的課程，除了傳授高海拔登山技能、野外醫學等，也訓練學員從籌組遠征計畫中，學習領導統御的技巧。NOLS 尤其重視山區的母文化，經常就地講解風土人情，讓學員在適應喜馬拉雅自然環境的過程中，也逐步認識印度山區文化。他們相信，唯有瞭解在地文化，旅人才不會只是一個行色匆匆的過客，和山的關係才會厚實，此外，為了貫徹在山林「不留痕跡」(LNT, Leave No Trace) 的理念，從入山第一天起，所有人就被要求「不能帶衛生紙」，平日用衛生紙擦屁股、擤鼻涕的習慣都必須戒掉，「徹底感受與大自然共處的哲理」。

就這樣，乙華揹著 30 幾公斤的裝備，度過 35 天沒洗澡、沒用一張衛生紙的旅程。最讓她感到驕傲的是，全隊克服恐懼和困難，闖過險惡無人煙的冰河區，成為十八年來首度全員通過冰河區的 NOLS 隊伍，「我們完成了喜馬拉雅山的旅行，沒有一個人是登頂英雄，但是大家都充滿成功的光榮感。」

一個老山友的體悟

在旅程的尾聲，乙華紀錄著：「雖然每天都淋得像落湯雞，但是每當我們走進一間草寮喝一杯茶、吃一片麵餅時，確實感到生命無限的幸福和滿足。」既然入山，就融入山，剝除平地的習氣與慣性，不要將不屬於山的帶上山，也不要對山巧取豪奪。

返國後，乙華和友人在山脈交錯、入山口密集的台中，繼續經營「基地營自然探索團隊」，除了致力於讓嚮導工作走向專業化，帶領更多人近山、愛山，乙華更心繫台灣的「登山教育」，因為攀登無數險峰的她深深體悟：最困難的阻礙不在高山，而在人心。

基地營自然探索工作室：<http://www.basecamp.com.tw/>

林乙華部落格：<http://blog.xuite.net/linyihua/aboutmt>

施冬麟 尋找生命出口的旅程

文／李玉玲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寫下的名言，對於戲劇科班出身的流浪者施冬麟來說，不僅是戲劇學子傳頌不已的經典台詞；

2009年，他的人生也走到和哈姆雷特一樣的困境中，to be, or not to be。

這時，印度，就在前面召喚。因為工作關係一再延後的「流浪者計畫」，注入了動力。2009年11月，施冬麟揮別台灣，也揮別人生的低潮，向印度行去。施冬麟說：「這趟旅程似乎已在等著我。」沒有期待、沒有恐懼，展開他為期二個多月的流浪之旅。

進入金枝演社劇團近十年，施冬麟說，其實，自己是個工作狂，並不特別喜歡旅遊，若不是2009年工作遇到瓶頸，婚姻也出現問題，他的印度之行，或許不會有那麼深的觸動。

2007年，施冬麟第一次擔任導演，改編莎劇《仲夏夜夢》，作品完成後，整個人幾乎消耗殆盡，陷入深深的焦慮。朋友說：「你想太多了。」施冬麟也發覺：過度的執著，反而為自己設下許多障礙。

那一年，施冬麟第一次接觸到佛法，參加菩提道次第廣論班學法，雖然持續的時間不長，但已在他躁亂的心裡埋下種子，申請「流浪者計畫」時，施冬麟腦海裡浮出印度，想去聖城瓦拉那西，想去佛陀悟道的菩提迦耶、想去聽達賴喇嘛說法。更想的是，逃離已經跌到谷底，找不到出口的生活。

重新回到學生生活 學瑜珈 西塔琴

在印度兩個多月時間，施冬麟沒選擇四處漂泊流浪，大部分時間落腳在瓦拉那西，學瑜珈、學西塔琴，重新回到「背著書包上學去」的學生生活，感覺很好。

學西塔琴學出興味，施冬麟每天耗在樂器行好幾個小時練習，練到左鄰右舍都認識這位從台灣來的旅者。雖然西塔琴 raga 的音樂結構相當複雜，不是短時間就能學會，練到手指起水泡、變成繭，施冬麟卻從印度音樂中感受到自由，獲得釋放。



苦練西塔琴的手指

學瑜珈，同樣有著在台灣沒有的收穫。身為戲劇工作者，施冬麟尋求過很多身體與心靈的訓練方式，瑜珈，是他很喜歡的一種。只是，大多數人總把瑜珈當成運動，到了印度，施冬麟才慢慢從動中學到靜，體會出瑜珈也是一種修行，學習如何專注地呼吸，如何觀看自己的疼痛，學會放鬆。

印度流浪時，施冬麟行囊裡放著一支短笛，做為旅途的消遣。這也讓他認識一群同樣喜歡音樂的日本背包客，三不五時，大夥湊在一起玩音樂，在一位美國朋友號召下，還曾到德瑞莎修女之家當志工，演奏音樂娛樂收容中心的老老少少。



施冬麟前往印度學習西塔琴

為了聽達賴喇嘛說法，施冬麟從瓦拉那西前進菩提迦耶，不僅見到了景仰的達賴喇嘛，也見到了大寶法王。五天說法，信眾多達十萬人，坐在沙地搭起的帳棚會場，一點動靜就會塵土飛揚，但宗教的力量能讓十萬人安靜不躁亂。

躁動的心找到安定的力量

施冬麟的心不夠安定，他想著要去德里觀摩一個戲劇節。不巧，那幾天菩提迦耶大霧天氣影響火車行駛，不少班次被取消，為了及時趕去德里，施冬麟不放棄，到火車站換搭其他班次，買火車票的經驗，也讓他深刻感受到印度人緩慢的步調。時間慢慢流逝，長長的人龍似乎沒有移動的跡象，二、三小時過了，終於輪到施冬麟，售票員一句「沒有，下一位。」排到氣急敗壞的施冬麟，只能安慰自己：「大概是老天爺的旨意，要我聽完達賴喇嘛的說法。」

對於生活步調快速的台灣人，要適應印度的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火車站買票，慢；託人買音樂會的票，慢。施冬麟得到的答覆常常是「OK！」「No problem！」但印度人會用他們的時間表，完成與你的約定。

剛到印度時，施冬麟極端不適應印度人的慢，兩個月後，從不解、理解到接受，一天，施冬麟坐在恆河邊，從「看」到「什麼也不看」，只是坐著，他才發覺：生老病死不斷流轉，身邊的人來來去去，生命的循環在此上演，彷彿過了好幾輩子。

即將回台時，施冬麟開始有種不捨，捨不得印度的慢，捨不得印度的放鬆。坐上飛機，看到台灣人，突然發覺自己說話的節奏、步調、想法，已經有很大的不適應。

施冬麟形容，從台灣出發時，他是掙扎在「to be, or not to be」的「哈姆雷特」，回到台灣後，則是「do nothing」的無慾求狀態，「以前的我只知道『做』，卻不知道人生其實也有『不做』的選項。」

「在印度，我很享受一個人的感覺；回到台灣後，一個人獨處時，卻有著強烈的孤獨感。」施冬麟很想再回到讓他慢下來的印度，但他了解：生命不可能回頭，只能不斷地向前走。



路旁等待達賴喇嘛經過的人群

施冬麟開始靜下心來閱讀奧修的書，終於讓躁動的心再度沉澱下來。雖然，修行是一輩子的事，但現在的施冬麟，生活依舊認真，卻不強求，一切隨緣，他時時提醒自己：「去做，但不要期待。」一趟印度行，帶回了心靈的平靜與愉悅。

陳逸華：書香為伴的大陸之旅

文／李玉玲

2009年元旦，愛書人陳逸華在部落格「我讀的書和我的書」許下新年新願：書房瘦身運動。

陳逸華驚覺，2005年開始，單年藏書量都已突破千本以上，「想要的書」正以蠶食的方式持續增加中，大小書事，占據了大部分空間與時間，讓他下決心：要為書房訂定「減肥計畫」。

書房有減重目標，陳逸華的新年新計畫，是在拿到碩士學位前到大陸旅行，而這趟遠行「一切還是為了書」。這書，不是留有印刷溫度、熱騰騰的新書，而是泛著時間殘痕的舊書。

陳逸華收藏舊書的嗜好，始自大學時代看到同學在網路二手書平台買到絕版書，「原來，想看書，不一定只能買新書，二手書不僅便宜，有時還能找到一般書店找不到的好東西。」

陳逸華好像發現新大陸，按圖索驥逛起舊書店，在被書簇擁的狹窄走道裡，沒有「暢銷書排行榜」左右意志，而是自主地在書海迷宮裡遊走，享受塵埃拭去、意外尋到寶的樂趣。

大陸懷「舊」之旅 一切為了書

從愛看書到舊書收藏愛好者，在台灣逛舊書店已無法滿足和古老書魂相遇的想望，今年二月，陳逸華展開他的懷「舊」之旅，從中國東北、華北、華南，再到香港，探訪舊書市場、舊書店、藏書家，這趟流浪，有書香為伴。

網路的發達，兩岸舊書市場面貌已不盡相同，台灣仍以有個性的小店為特色，大陸則已從實體書店轉向網路平台為主力，所以，陳逸華除了造訪實體書店，還拜訪中文舊書交易量最龐大的網路平台「孔夫子舊書網」，了解大陸網路二手書市現況。

大陸行最新鮮的經驗，則是在露天古玩市場拿著手電筒尋寶，在瀋陽逛古玩市場時，因為沒經驗，陳逸華中午才到，攤販陸續收攤，一問才曉得，大部分市集都是晚上、或是清晨天未亮就營業，攤商前腳剛進，行家後腳就到，拿著手電筒在旁淘書，好東西早被早起的鳥兒搜刮走了。大陸有些藏書愛好者，常是坐末班公車漏夜在市集找寶貝，天亮了再搭第一班公車去上班。

好書混跡在古玩市場，藏書界奇人則隱身於市。到了南京，藏書家薛冰帶著陳逸華逛舊書店，介紹藏書界同好。有一天，在薛冰建議下，陳逸華一早跑到朝天宮古玩市場「考察」，閒逛時薛冰迎面走來，原來，他也



陳逸華前往大陸拜訪舊書收藏家



清晨拿著手電筒掏書的買書藏家

來尋寶了。兩人簡短寒暄後又各自逛開，後來再碰上面，薛冰問陳逸華有沒看到什麼好書？陳逸華回：「只是隨意逛，沒注意。」薛冰臉上露出燦爛的笑容說：「你漏看了！」拿出剛到手的戰利品—上海淪陷時期「古今出版社」出版的《蠹魚篇》，陳逸華心裡揪了一下，這本書明明躺在明顯位置，為何視而不見，不得不佩服「薑是老的辣」。

沒收到夢幻逸品，陳逸華並不懊惱，「書和人一樣，都有它的命，《蠹魚篇》幸虧是到了懂書的薛冰手裡，否則，這本書或許還會無止盡地流浪，不知有沒機會尋到知音人。」

與《蠹魚篇》擦身而過，陳逸華在蘇州一家舊書店文育山房，卻意外買到與《蠹魚篇》同為「古今叢書」的《一土類稿》，那家看似不起眼的舊書店已經歷經四代，83歲的老板江澄波算是舊書界的活化石，不但收有清朝的貢宣、墨條，還從家裡拿出《一土類稿》，陳逸華笑說，也算是與《蠹魚篇》失之交臂的補償吧。

到了上海，除了見到高齡90的重量級藏書家及作家黃裳，也拜訪幾位收藏質量驚人卻很低調的藏書家，陳逸華好像進了大觀園，不只看到偶像，也開了眼界。一位藏家感慨：藏書家對文化的貢獻無人注意，他以實際收藏行動來為歷代藏書家立碑紀念吧。

意外尋到家族書的記憶

這趟旅程，陳逸華也回到祖父的故鄉福州，意外找到了屬於家族書的記憶。曾祖父的藏書、爺爺小時候念私塾時的課本，都被陳逸華帶回台灣，回家後，陳逸華一句話也沒說把書放在桌上，八十多歲的爺爺不經意間看到了，專心地翻著，七、八十年前的記憶也隨書頁被翻動，眼眶泛紅。

抵達香港，陳逸華在香港書友帶領下，找到了隱身在大樓住宅的老字號舊書店「實用書局」，向左走、向右走風景各不同，一邊是聲色娛樂場所，一邊則是提供心靈養分的舊書店。進了店裡，沒半個客人，只見一位白髮蒼蒼的老人專心看書，旁邊坐了個年輕女孩玩著電腦。高齡九十歲的老板龍良臣，瘦削卻矍鑠，他是香港第一代舊書業者，不少早年大陸到港文人，都曾在書店寄住過，大陸文革等運動過後，龍良臣還曾把書店裡能搜集到的作品，寄給一些喪失寫作意志的作家，鼓勵他們再執筆。

三個月流浪，陳逸華實質的收穫是150公斤舊書；但更大的獲得是「盡收書不如無書」，回家後，陳逸華開始清理書滿為患的書櫃，見到黃裳等大陸重量級藏家，陳逸華這才了解，經過行家眼底手裡的書，更甚於實質的收藏，書的最佳歸宿應該是要「流動」，不是死板板被收藏，陳逸華慢慢懂得該藏就藏，否則就要放下。



香港第一代舊書業者龍良臣

走在彼岸的土地上，陳逸華常低頭看自己的腳，想著：「這條路曾是前輩藏書家走過、這條路曾是騷人墨客走過，這條路曾是歷史走過…」這條路，如今陳逸華也踏過，他更珍惜當下，因為，這樣的流浪，人生或許無法再走第二回。

陳逸華部落格：<http://blog.sina.com.tw/yihwa/>

陳乃綺：十個月流浪之路 學會活在當下

文／李玉玲

學分子生物的陳乃綺，從大學到研究所的十年，大部分時間都是在操作 DNA 或 RNA 的儀器上度過。

探索生命科學的研究固然有意義，陳乃綺內心深處還有個無法填補的缺憾。愛看電影的她，常被充滿人文及社會意涵的影像所撼動，夢想有一天可以透過鏡頭，把周遭看到的故事說出來。

離夢想最近的時刻，就是到國外自助旅行。從美國、希臘、西班牙、葡萄牙到菲律賓，陳乃綺每回出國，都會帶著第二雙眼睛—相機，拍下旅途的所見所聞。

2007 年，陳乃綺不顧家人反對，辭去中央研究院研究助理工作，到泰國、柬埔寨、越南、寮國流浪，一去就是三個月。身體雖然疲累，她的心卻留在中南半島，因為怕家人擔心，這趟旅程只得暫時中止。



陳乃綺與 NGO 機構的孩童

回台後，陳乃綺審視那段旅程，對拍回來的照片並不滿意，她知道：不滿意不是因為照片本身，而是沒有把自己放到那個環境裡，成天拿著相機對著別人拍，不應該是攝影的目的，重要的是，如何用眼、用心看世界。

驛動的心又再蠢動，陳乃綺通過雲門「流浪者計畫」申請，再度出發前往中南半島，這一趟走得更久，從 2009 年直到 2010 年才回到家，整整在外流浪了十個月。

到中南半島 NGO 組織擔任衛教志工

陳乃綺把申請「流浪者計畫」做為這一階段生活的總整理。流浪前的計畫書寫著：希望結合登革熱分子生物研究的專業，到柬埔寨、寮國的 NGO 組織擔任衛教宣導志工。

受到金融海嘯衝擊，不少柬、寮的 NGO 組織對於志工需求不再那麼迫切，陳乃綺出發前規畫的旅程也跟著發生變化。去了不在規畫中的緬甸、生了場怪病，又莫名其妙流浪到印度，挑戰十天的內觀課程，一個又一個意外的旅程串連起這趟中南半島之行。



參與寮國 NGO 組織教導小朋友認識登革熱

旅程的前半段，陳乃綺依照原訂規畫，先後到柬埔寨、寮國的 NGO 組織服務及參訪。從柬埔寨首都金邊坐了好幾小時車子抵達位於 Battambang 的 Phare Ponleu Selpak。這個機構主要透過藝術來幫助當地兒童及青少年。因為語言及文化的隔閡，陳乃綺花了兩周時間才找到切入方式，在當地老師協助下，將登革熱防治教材設計成遊戲，讓小朋友學習居家環境清潔的重要。

一個月後，陳乃綺前往暹麗的吳哥兒童醫院，在醫院實驗室擔任志工，協助血液及病毒檢驗。為了實現與人接觸的初衷，陳乃綺向醫院提出申請，半天在實驗室，半天到其他部門參與募款、外診服務。

吳哥兒童醫院雖是柬埔寨與國際衛生組織 WHO 指定的教學醫院，資源已較一般醫療院所充裕，但在貧窮的柬

埔寨，不只醫療資源匱乏，一般民眾也缺乏衛生觀念，醫護人員擔負的責任更加繁重，除了醫療，吳哥兒童醫院還在院內設置衛教小涼亭、菜園，以通俗化手段宣導衛教。

陳乃綺對當地醫護人員格外欽佩，繁忙工作之餘，每天都會抽出時間上課，學習新知和英文，沒錢購買醫療器材，就 DIY 設計出克難的呼吸器。

貧窮，讓中南半島的 NGO 組織普遍面臨生存的壓力。寮國的 NGO 組織就發展出「生態旅遊」的經營策略，對於提供人力服務的志工需求減少，而是透過生態旅遊方式募集經費，陳乃綺雖無法評斷這種策略的優劣，但不得不改變她在寮國的計畫，轉而以參訪為主。

越戰期間，美軍在越寮邊界埋下許多地雷，戰爭雖已結束，這些未爆彈還持續造成傷害，貧窮的寮國人在不知情或為了賺取生活費原因下，常誤觸地雷造成傷亡，NGO 組織 COPE 主要工作就在協助拆除地雷，以及幫助傷殘民眾裝設義肢，參訪 COPE 過程令陳乃綺怵目驚心：越戰雖已結束，這場埋在地底下的「祕密戰爭」還在持續殺戮。

從計畫走向流浪

這趟以志工服務為主的旅程，不時有個聲音出現：「出走其實是為了自己。」寮國旅程結束前，陳乃綺想著應該去緬甸流浪一陣子，這個念頭彷彿是這趟旅程的分水嶺，前半段是計畫性的出走，後半段就是什麼也不計畫的流浪。

陳乃綺沒想到的是，這趟不在計畫中的緬甸之行，染上了怪病，一趟長途巴士旅程，先是身上起滿紅疹，後來變成全身酸痛無力，嚴重時身體甚至無法直立起來。

生病期間，陳乃綺放慢流浪腳步。只能到書店買書來看，這場怪病也讓陳乃綺意外接觸到內觀（靜心）的書籍，大病一場後回到了曼谷，這時，印度出現在她的腦海裡，在曼谷買了冬衣，陳乃綺跟著感覺向印度行去，展開長達三個月的印度之旅。

聖誕節，陳乃綺與一位阿根廷的流浪者相遇，兩個孤獨的旅人一起過節，聊天的話題又出現內觀，陳乃綺好奇於阿根廷旅人參加內觀的理由與收穫，他說：「我只是想『挑戰』聽來這麼艱苦的過程，雖然課程後並沒有很大的不同，但努力堅持的過程就很值得。」如此單純的理由激發了陳乃綺想要挑戰的心，挑戰每天早上四點起床、每天靜坐十一小時，內觀期間不能說話、不能看書、不能書寫、不能與其他學員有眼神溝通…，一切看起來不可能的挑戰。



在 Jaipur 參加內觀時靜坐的場地

陳乃綺到了 Jaipur 參加十天的內觀課程，第一天坐到腰酸背痛，但十天內觀後，卻意外得到這趟旅程最大的收穫：從靜坐中學會靜心，觀察自己，活在當下。

朋友常問陳乃綺，旅行時都在做些什麼？陳乃綺答覆：「旅行就是生活，一樣看書、睡覺、吃飯、洗衣服。」只是，這趟旅程讓原本就「慢活」的陳乃綺，更學會與當下的自己相處，品嚐慢的滋味。陳乃綺比喻，就像嚐美食一樣，現在的她，更品嚐到沒有任何調味的好滋味。

從貢寮到祝島 崔愷欣社會運動的路上不孤單

文／李玉玲

電影《海角七號》那些信箋，將一段跨越時空的美麗戀情，郵寄到許多人情感的信箱裡。同樣拿著攝影機，崔愷欣記錄的是，台灣東北角一群討海人捍衛家園的無悔青春，她將問候化為一封封信函，郵戳地址寫著「貢寮」。

《貢寮，你好嗎？》，是從事環保運動的崔愷欣，以長達六年時間記錄貢寮反核運動的紀錄片。片子完成時，崔愷欣與友人通信：「收到你的信很高興，我發現片中的信雖是虛構，卻真的寄了出去，也收到了回信。」「沒有你們，往返在這條濱海公路上會是多麼孤單。」「許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可以一起看著貢寮的海洋與月光，一起為著理想而走在自己相信的路上。」

因為這部紀錄片，崔愷欣不但奔波在濱海公路上不孤單，隨著《貢寮，你好嗎？》到海外放映，海的另一角也有了知音。



崔愷欣參與環保議題抗爭

祝島，日本瀨戶內海一個人口不到六百人的小島，反對核電開發長達二十多年，當崔愷欣帶著《貢寮，你好嗎？》到日本巡迴放映時，原本擔心島上的阿公阿婆會因語言不通看不懂，這樣的顧慮顯然多餘，因為反核，祝島、貢寮零距離，崔愷欣感受到影像力量的強大。

當環保這條路上漸失動力，崔愷欣腦海裡又浮想起祝島人堅韌的臉龐，崔愷欣決定短期自我放逐，在雲門「流浪者計畫」補助下，2009年8月飛往日本展開「目的性」的流浪：日本環保議題考察。

尋找紀錄片真實的勇氣

因為參與反核等社會運動，崔愷欣念研究所時選修紀錄片拍攝課程，希望文字之外，培養另一雙社會觀察的眼睛。在紀錄片的世界，崔愷欣看到了日本導演土本典昭及小川紳介。1970年代，土本典昭拍攝了十七部公害污染水俣系列紀錄片；小川紳介則以長達十年時間拍攝七部三里塚農民反對興建成田機場的抗爭影片。

兩位導演拍攝的經典影片，距今雖已三、四十年，但崔愷欣每回都看到熱血沸騰、感動淚流，彷彿重回歷史現場，也看到兩人對弱勢與正義的關懷。2009年的日本流浪之旅，崔愷欣不僅走訪由小川紳介創辦、兩年一次的山形國際紀錄片電影節，也回到歷史現場熊本縣水俣市、千葉縣三里塚，想要了解事件過後對當地的影響。

日本熊本縣最南端的水俣市，以日本四大公害之一的水俣病發生地聞名。曾因為汞中毒的水俣病，1956年左右被發現，污染源為日本窒素肥料公司設置的工廠，長期排放廢水到海中，造成海中生物受到污染，魚群死亡、貓狗發瘋投海，居民又因捕食魚類造成水銀中毒，智力、中樞神經受損，全市人口約四分之一受害。

1971年到75年，土本典昭長期追蹤水俣市民生活如何受到公害污染的影響。三十多年後，崔愷欣走訪水俣，受污染的海灣已



水俣病慰靈紀念碑

填海造地，最年輕的受害者如今已是四十多歲。抗爭不再，但設置在當地的紀念館、研究中心，則是永遠的醒世警鐘，崔愷欣拿著地圖找到當年污染源的排水口，土本典昭的鏡頭似乎又重回眼前，讓崔愷欣震撼不已：「水俣公害污染發生於日本戰後經濟起飛的年代，經濟發展付出的慘痛代價，後世子孫還在償還。」

千葉縣三里塚，原是天皇的牧場，1960 年代日本政府決定在此興建機場，引發當地農民嚴重抗爭，導演小川紳介 1967 年到 1975 年拍攝了七部三里塚農民反對成田機場興建的影片。

三里塚雖然沒有付出公害污染的沉重代價，崔愷欣的疑問是，社會衝突的起源為何？機場是現代社會的必要，但在民主社會，少數的聲音有被尊重嗎？走在幾乎看不到翠綠農田的三里塚，崔愷欣不斷思索。抗爭看似隨著機場的興建已經落幕，事實上，自救會還在運作，並未放棄三十多年的堅持。

反核運動，是崔愷欣這次流浪觀察的重點。在日本流浪時，獲悉已經持續二十七年的祝島反核行動又開始了，崔愷欣變更行程趕往祝島。

祝島阿公阿媽二十七年反核大作戰

瀨戶內海純樸的漁村祝島，一天只有三班船開往日本本州，航程七十分鐘。上關核能發電廠預定地就位在與祝島隔海相望的地方。1982 年，興建核電廠消息曝光後，當地居民也展開長達二十七年的抗戰，島上固定每周都有反核遊行，因為居民的奮戰，核電廠興建案不斷展延。



祝島阿公阿媽的反核抗爭

2009 年 9 月 10 日，抗爭再度開始。數十艘祝島漁船擋在工程船前面，阻止核電廠施工。除了祝島勇敢的阿公阿媽，還有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划著獨木舟在現場聲援。晚上，部分漁夫留在岸上搭設的棚架上守夜，女性則回祝島補給，第二天帶著食物再回現場。這次抗爭持續了三個月，12 月 12 日落幕，祝島人再度成功阻退核電廠興建計畫，堅韌的意志力讓崔愷欣感佩，回台後也在網站發起國際連署，聲援這群勇敢的阿公阿媽。

10 月 3 日，東京舉辦規模盛大的反核大遊行。崔愷欣熟識的日本反核團體問她，願不願意分享台灣反核運動的經驗。日語不流利的崔愷欣接下挑戰，請朋友將她的演講稿翻譯成日文，在祝島觀察抗爭事件時，就坐在棚架下努力背演講稿，祝島民眾成了崔愷欣免費的日文老師，一一糾正她的發音，崔愷欣也順利完成她的演講，與日本反核團體有了更積極的交流。

在環保運動多年漸感無力的崔愷欣，這趟日本行好像又找回熱情與動力。祝島划獨木舟年輕人的背影，讓崔愷欣憶起大學時代的自己，勇往直前；現在的她，躊躇在該如何走下去的徬徨中。從日本回台後，不管是東京大遊行的反核夥伴，還是祝島的阿公阿媽，不時閃現在腦海裡，原來，自己並不孤單，這一路有人相伴，一起為理想走在自己相信的路上。

崔愷欣部落格：http://souhim.blogspot.com/2009_12_01_archive.html

蔡詠晴的「回家」之路 與藏人同悲同喜

文／李玉玲



蔡詠晴在達蘭莎拉和龍珠、普布合影

「尋尋覓覓在無聲無息中消逝，總是找不到回憶找不到曾被遺忘的真實；一生一世的過去你一點一滴的遺棄，痛苦痛悲痛心痛恨痛失去你.....」

印度達蘭莎拉小城，西藏青年龍珠慈仁彈著吉他，深情唱出劉德華的歌曲「來生緣」，歌詞裡是痛失情愛的無奈，真實生活裡，龍珠慈仁尋覓的不是失去的愛人，而是遠在甘肅山區十年不得見的家人。

回家，對一般人來說是如空氣般輕易取得，並不特別珍貴；但對和龍珠一樣的流亡藏胞而言，回家，卻只能在無窮盡的夢裡。只能出現在夢中的回家之路，因為流浪者蔡詠晴的「回家」拍攝計畫變得真實，蔡詠晴的印度、美國流浪之路，是一趟自我生命追尋，也是流亡藏人身分認同的尋根之旅。

從化工檢驗轉向影像工作者，蔡詠晴從未想過攝影鏡頭會和藏人相關，直到 2005 年隨淨耀法師到印度拍攝佛陀十大聖地，相隔不過幾個月，達賴喇嘛七十大壽、大寶法王二十歲生日，蔡詠晴隨民視採訪小組前往達蘭莎拉採訪，第一次近身接觸達賴，看到他充滿感染力的笑容，沒有緣由地感動淚下。

一台攝影機的藏人尋根之旅

達賴喇嘛曾說，印度拉達克很像他的家。幾次到印度採訪，蔡詠晴和許多流亡藏胞接觸，反覆咀嚼達賴關於「家」的談話，尤其在進入藏人生活圈後，蔡詠晴腦海中不時有這樣的疑問：「我的根在那裡？藏人的根在何處？」面對流亡的困頓，藏人為何還能樂觀以對。

2009 年底，帶著一台攝影機、一隻筆、一些紙、一堆無法重複使用的 DV 帶，蔡詠晴這趟旅程既是「流浪」，也是「回家」，她寫下：「這是，尋找出口的旅程。」為藏人？其實是，為自己。

走訪印度拉達克、達蘭莎拉、美國等地，蔡詠晴拍攝不同世代從中國藏區遷徙到海外的藏人，記錄他們對家的定義及追尋。美國出生的第三代藏人天津拉姆、天津菩穹小姐弟，對於美國的認同多於西藏。在媽媽帶著兩人走了一趟印度後，姐姐對於自己的身分有了新的想法：「三分之一美國、三分之一台灣、三分之一西藏」，弟弟則仍堅持自己是美國人。

2001 年從甘肅藏區流亡到印度的龍珠慈仁，雖然在達蘭莎拉開始自己的音樂之路，創作、演出、灌錄唱片....，一步步朝夢想努力向前，但龍珠總有回不了家的遺憾：「在達蘭莎拉，藏人沒什麼身分，證件就是一個藍本子，連印度都不承認。」「想回家，爸爸媽媽每次都叫我回家，一打電話就哭。」

提到家，年輕的龍珠慈仁口氣變得蒼老，當朋友安慰拍拍他的肩膀：「辛苦了。」龍珠變得勇敢：「沒關係，人就是要折磨。」七月，蔡詠晴替回不了家的龍珠「回家」，帶著達賴喇嘛祈福的藏藥，扛著三、四十公斤的行李，蔡詠晴在甘肅甘南州的小縣城見到了龍珠的家人，這場景彷彿在夢中出現過，似乎命中注定要走這一趟。

家鄉親人和鄰居爭相以蔡詠晴的電話和龍珠說話，村裡最長的老爺爺說，自己年紀大了，不知能否等到再見龍珠一面，越講越心酸，眼淚也掉了下來；回程時，蔡詠晴行囊裡裝滿龍珠家人託付的家鄉食品、藥草，八



蔡詠晴替龍珠回到甘肅家鄉，當地孩子好奇圍觀

月，蔡詠晴在印度再見龍珠，收到珍貴的家鄉味道，看到親人、鄰人照片，瞬時跌入回憶裡，想起家鄉故人的點點滴滴。

來印度十一年的普布，從家鄉理塘逃出後，選擇到南印度出家，當了九年和尚，幾年前還俗。被問到是否想「回家」，出家時的普布說，寺廟就是他的家，上師就是他的父母；如今，重回俗世的他有了新「家」，和同樣流亡在印度的藏族女孩共組家庭，兩個漂泊在外的靈魂有了依靠，但因

太太一直申請不到難民身分證，無法登記結婚，只能是一對法律上不被承認的夫妻。

相對印度流亡藏人有著不知鄉關何處、未來在那裡的茫然，美國藏人生活在自由國度，只要勤奮打拚還能衣食無虞，但「家」在何處？還是海外藏人揮之不去的疑惑。

和龍珠慈仁一樣熱愛音樂的弩杜次仁，到美國多年後已有穩定的油漆工工作，雖然無法像以前那樣盡興玩團，弩杜知足地說，現在有身分了，他想要個老婆，還開玩笑想託蔡詠晴在台灣登報，幫他找老婆。

在紐約的天津多杰，是美國西藏自由學生組織現任執行長，雖然不是生長在西藏，藏族的血脈依舊鮮明。前幾年，天津多杰和幾位組織成員穿越層層關卡，跑到珠穆朗峰拉旗幟發表藏人宣言，驚動中國。年紀輕輕的天津多杰有個奇怪的夢想，有一天西藏如果獨立，他想回到拉薩當人力車夫。這夢想或許奇怪，但不難理解：自由新鮮的空氣裡，即使當個人力車夫也是幸福。

海外藏人：樂觀面對生命 永不放棄希望

在印度、在美國，藏人雖然面對不同「身分認同」的掙扎與困惑，拍攝紀錄片過程，蔡詠晴卻看到，藏人始終堅持民族的驕傲，為爭取藏族自由而奮鬥的決心。玩樂團的弩杜說：「我們不只要娛樂聽眾，也要告訴他們：我們是誰。我們的責任是什麼。身為西藏人，我要保存我的文化。」

天津多杰強調，西藏自由學生組織要做為無法發聲西藏人民的擴音器，但也堅持「非暴力」原則，以中庸之道面對西藏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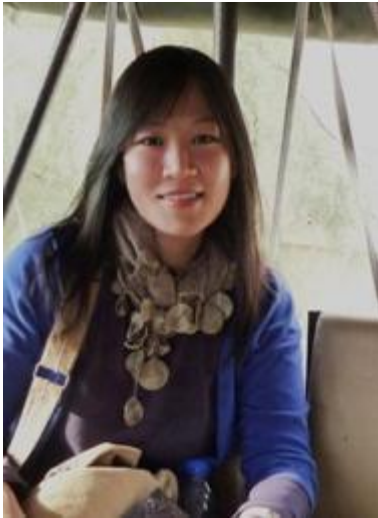
藏人樂觀面對生命的態度，深深感動蔡詠晴：「藏人的心永遠開開的、大大的，就像西藏的天空一樣，晴朗而開闊。」開闊的胸襟支持著全球藏人，不管在世界那個角落，永遠昂首，永不放棄，相信總有一天能踏上回家之路。

這樣的態度不知不覺影響蔡詠晴，和藏人接觸前，蔡詠晴總覺得人生有很多事要完成，但從藏人身上，她看到：「活著，也可以簡簡單單，完成『陪伴』（陪伴父母、陪伴家人），或許比做大事更重要。」

以前，蔡詠晴常以台灣觀點看事情，龍珠曾開玩笑：「妳的心太小了。」一趟流浪下來，朋友說她比以前成熟了，蔡詠晴也覺得，現在的自己學會放下執著，學習藏人把心打開，「生命沉澱了，也比以前活得更踏實。」

鹿苹 循著詩的地圖流浪

文／李玉玲



很多時候我看著它
試想我與它道別的清晨
慢慢的
越過每個帶月牙兒的塔

這時誰都認罪
誰也都熟睡

這城就是這樣的
不屬於我

但我就是這樣的
屬於了這個城

鹿苹〈這城〉

流浪者鹿苹詩的地圖裡，敘利亞，大馬士革，原是個遙遠的想像。

2009年秋天，想像慢慢聚焦，從僑居地加拿大溫哥華搭上飛機，鹿苹飛向遙遠的國度中東。飛抵大馬士革前，腦袋裡浮起許多浪漫的想像：「月亮掛在古城的天空，是不是像一把彎刀？」「站在清真寺的高處望向耶路撒冷，看見的是，千年的古，還是今？」

在鹿苹的印象裡，大馬士革只是聖經裡的大馬色。一次，鹿苹在電視上看到介紹大馬士革的節目，一片黃土地的風景讓她印象深刻，想著：有一天一定要去走走看看。

雲門流浪者計畫是開啟大馬士革大門的鑰匙。愛寫詩的鹿苹，在申請計畫寫著：「常覺得，自己成了一座廢棄的鐵皮屋，粗糙，憂傷，沒有盼望；我希望用遠方異地的陌生，流浪的疏離，撥動我細膩的通感，喚醒我被日常生活磨損的創作意念。」

雖然旅遊經驗不少，敘利亞對鹿苹來說，還是個陌生的荒地。她開始上網找資料，雖然得到的訊息有限，因為詩，因為宗教，還是找到了連結。鹿苹為這次的旅行訂下目標：不安排一般講習課程，而由與都市邂逅下得到的經驗，從中學習與感受，使其充滿了戲劇性、偶發性、冒險性；每日徒步行走為主；與販夫走卒及落單的旅者接觸對話；不食嗟來食，其他有吃無類。

帶著隨機流浪的心情，鹿苹從加拿大飛往大馬士革。歷經近三十個小時的飛行，抵達的第一晚，鹿苹借住在一個天主教的修道院，清晨四點半，被伊斯蘭早禱的呼召聲喚醒，鹿苹靜靜聆聽，關於大馬士革的各種想像逐漸變成真實。

敘利亞詩人的呼喚

敘利亞詩人 Nizar Qabbani 的詩，成為鹿苹這趟旅行的旅遊指南。Qabbani 1998年在倫敦過世、魂歸故土，他的

名句被刻在老城的大理石牆上，其中一首二百行的長詩歌頌大馬士革，詩中詳細的陳述成了大馬士革最鮮活的地圖畫卷。

循著詩的足跡，鹿苹決定造訪 Qabbani 的墓園及故居，從傳統市集賣豆泥餅的販子、學生、咖啡廳侍者到律師，這些萍水相逢的人都成了鹿苹最好的引路人。在正午的大太陽下，鹿苹終於找到 Qabbani 的墓園，她用手撫摸發燙的墓碑，和墓旁象徵生命的橄欖樹，周遭的一切有了溫度，鹿苹開始了解詩的大馬士革和大馬士革的詩。



鹿苹走訪 Qabbani 的故居

鹿苹也走訪 Qabbani 父親開設的巧克力工廠舊址和詩人的故居。斯人雖已遠，他詩中歌詠過的茉莉花還結著花朵，而詩人母親當年洗衣服的噴泉小池也泌泌注滿了清水。對於從事詩創作的鹿苹而言，吟著 Qabbani 的詩，踩著詩人曾走過的足跡，大馬士革的氣味就會出現。

一個下雨天，鹿苹在街上看到一間木工小鋪，好奇地在店門口張望，木匠請鹿苹到店裡看他做的木盒子，木匠會說的英文有限，卻熱情邀鹿苹留下來喝茶。喝著帶有肉桂香的熱茶，鹿苹在店裡看木匠細心地將銀絲嵌進木盒裡，兩個鐘頭過去，兩人沒有任何交談。以後，鹿苹每經過那家店，總會遠遠看著木匠認真工作的身影，但她沒再進去聊天，離開前也沒有與木匠道別。

鹿苹發現，敘利亞人表達友好的方式，就是邀你喝茶，不管是胃痛、睡不著、心情不好、想學阿拉伯文…，任何問題，敘利亞人總是說：「來喝茶吧。」

伊斯蘭教是敘利亞人主要信仰之一，一天五次禮拜，是生活中最重要的作息，禱告聲成了這個城市的自動報時器。擺攤的小販，旁邊就放個小地毯方便向麥加跪拜；有時進到店裡，沒半個人招呼，鹿苹就知道禱告時間到了；還有一次坐車去外地，中途休息時間司機突然失蹤，也是去禱告。

在敘利亞沙漠小鎮的羅馬遺跡，鹿苹遇上一個牽駱駝的遊牧民族貝都因人。貝都因人問鹿苹騎不騎駱駝？鹿苹回答：怕動物太辛苦，並不想騎，兩人聊開來，貝都因人說：鹿苹和其他人很不一樣，願意和人交談；更特別的是，一個旅行者通常需要三樣東西：旅遊書、導遊和一雙美麗的眼睛，「妳沒有導遊，也沒帶旅遊書籍，我想，妳選了一雙美麗的眼睛。」

自在與壓抑的矛盾

鹿苹曾聽過清真寺傳來陣陣女性的哭聲，她不能了解：女性為什麼要哭著祈禱，有人告訴她是為了什葉派的先知哭泣，鹿苹總覺得那哭聲來自壓抑的內在。Qabbani 曾說：愛在阿拉伯世界是個囚徒，他希望能夠將之釋放。鹿苹在敘利亞流浪後期也認為，當地婦女是受壓抑和約制、受占有與管束的，而外來女性成了不受宗教約束的「異教徒」，常會受到男性言語或動作上的騷擾。

流浪的後期，鹿苹有種喘不過氣來的不舒服，想像自己可以隱形在路上行走，想著要大口呼吸這個城市以外的空氣，沒想到流浪結束後，思念又已開始。



大馬士革祈禱後的婦女

問鹿苹：「建不建議去大馬士革旅行？」她想了許久，給了答案：「張開你一雙美麗的眼睛出發吧！」「去大馬士革旅行，像爬一棵樹，要親自去爬，踏著枝節爬到最高處，才能知道樹的高度，從這棵樹的位置，也才能看到自己國家樹的姿態。」

衷心的感謝

企業及朋友給予「流浪者計畫」的贊助
您的支持將是台灣年輕人才飛翔的翅膀

二〇〇九年捐款者

企業捐款

智榮文教基金會	1,100,000
方智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	168,750
普家康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個人捐款

陳炳忠	200,000
陳文茜	105,000
姚孟肇	100,000
陳輝正	100,000
林懷民	52,223
吳耿禎	10,000
張詠捷	10,000
葉興國	10,000
謝旺霖	10,000
鐘 權	6,400
官振鴻	2,000
蔡慧媛	2,000
周培芳	1,000
郭乃華	1,000
無名氏	500

流浪者計畫 捐款專線 02-26298558*2102

線上捐款

<https://www.cloudgate.org.tw/civicrm/contribute/transact?reset=1&id=6>

劃撥捐款 劃撥帳號 15240382

戶名 財團法人雲門文化藝術基金會（請於空白處註明流浪者計畫）